

“N₁+ A+ D+ N₂”的分类与解释*

赵春利 石定栩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九龙

提要 文章首先界定了“N₁+ A+ D+ N₂”格式的讨论范围,提出了A的语义指向类别,并用“指示代词或数量词插入法”从形式上验证A语义指向的规律性。其次,根据N₁与N₂的语义关系及其句法结构差异,对格式类别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和说明,在语义前指上提出了属体关系、构体关系、喻体关系、逻辑关系四类;在语义后指上提出了领事限定、处所限定和时间限定三类;在语义歧指上提出了同位交叉关系。最后对A的语义前指和后指从双向凸显和双层限制两个角度给予了认知解释。

关键词 语义指向 语义关系 凸显 构体 属体 喻体 语义歧指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09)03-0304-13

1 引言

本文旨在探讨“N₁+ A+ D+ N₂”格式中N₁与N₂的语义关系及其对A的语义指向的制约机制问题,试图从语义分类、形式验证、句法分析、认知解释和功能分类角度讨论相关问题。

其中,N₁和N₂为名词,D是指结构助词“的”,A是指一价性质形容词。所以,对能进入“N₁+ 对+ N₂+ A”的两价形容词暂时不予考虑,比如:“顾客满意的商品、孩子熟悉的小屋、农民称心的政策”(峻峡1990);对“N₁+ A+ D+ N₂”可以省略为“N₁+ A+ D”的条件问题不予讨论(袁毓林1994,杨公瑾1998)。

本文的语料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CCL网络版语料库以及百度和谷歌等搜索引擎。为了便于通过对比看清问题,我们借助内省对部分例子进行修改。通过分析,主要发现了以下几种类型:

- | | |
|----------------|------------|
| (1) a. 面积大的房间 | b. 窗户大的房间 |
| c. 芝麻大的房间 | d. 窗户大的原因 |
| (2) a. 姑娘柔顺的秀发 | b. 家乡清澈的小河 |
| c. 春天美丽的阳光 | |
| (3) 女儿漂亮的妈妈 | |

[收稿日期] 2008年11月27日 [定稿日期] 2009年4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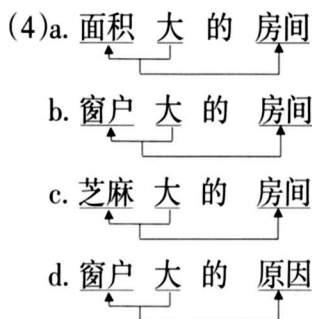
* 本项研究得到2004年度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创新基金(52004009)和香港理工大学博士后研究项目The Adjective-noun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G-YX0J)的资助,曾在“21世纪第三届现代汉语语法国际研讨会”(浙江金华,2005年6月3日-5日)上宣读。感谢《语言科学》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2 A 的语义指向

由于 A 处于 N₁ 和 N₂ 之间, 从逻辑上说, A 的语义指向只有三种: 语义前指 N₁、语义后指 N₂、语义歧指 N₁ 或 N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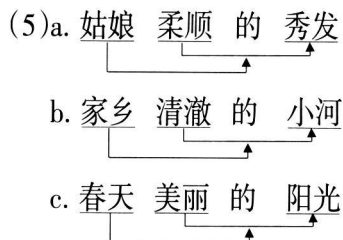
2.1 语义前指

A 语义前指时, A 在句法功能上是 N₁ 的谓语, “N₁+ A” 构成名形主谓短语, 做中心词 N₂ 的定语。上文(1)中的 a、b、c、d 都属于 A 语义前指型。整个格式是“ A 前指+ 后核” 结构, 其结构层次如下:



2.2 语义后指

A 语义后指时, A 在句法功能上是 N₂ 的定语, 然后, N₁ 作“ A+ N₂” 这一形名组合的定语。上文(2)中的 a、b、c 都属于 A 语义后指型。整个格式呈现为“ A 后指+ 后核” 结构, 其结构层次如下:



2.3 语义歧指

这里 A 语义歧指是说 A 在句法功能上可能先前指 N₁, 做 N₁ 的谓语, 然后“ N₁+ A” 组合做 N₂ 的定语; 也可能 A 先后指 N₂, 做 N₂ 的定语, 然后 N₁ 再限定“ A+ N₂”, 做“ A+ N₂” 的定语。这两种情况下的结构层次如下:



决定 A 的语义指向的内在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主要是 N₁ 和 N₂ 的语义特征和语义关系。

3 A 语义指向的形式验证与事实证明

3.1 如何验证 A 的语义指向

A 的语义指向可以分为前指、后指、歧指三类。从认知上说, 这种分类方法是基于我们的语感和内

省而做出的。从形式上如何验证这一分类是否科学呢？我们可以参照判断一个结构是向心结构还是离心结构的思路，提出“指示代词或数量词插入法”。

如果 A 语义前指 N₁，则“N₁+ A”属于离心的主谓结构，那么 N₁ 与 A 之间就不可能插入表示定中结构前界标的指示代词或数量词。由于 A 语义前指时，“N₁+ A+ D+ N₂”整体结构属于定中结构，因此，必须在这一整体结构的前面插入指示代词或数量词，以指向核心 N₂。例如：

(7) a. 面积大的房间

* 面积(那/ 一间)大的房间 (那/ 一间)面积大的房间

b. 窗户大的房间

* 窗户(那/ 一间)大的房间 (那/ 一间)窗户大的房间

c. 芝麻大的房间

* 芝麻(那/ 一间)大的房间 (那/ 一间)芝麻大的房间

d. 窗户大的原因

* 窗户(那/ 一个)大的原因 (那/ 一个)窗户大的原因

如果 A 语义后指 N₂，那么“A+ D+ N₂”属于向心的定中结构，N₁ 与 A 之间就可以插入表示形名定中结构前界标的指示代词或数量词，但是，“N₁ 与 A+ D+ N₂”的关系不是修饰性的后核结构，而是限定性的后核结构，这时，就不可以在整个结构前加指示代词或数量词。例如：

(8) a. 姑娘柔顺的秀发

姑娘(那/ 一头)柔顺的秀发 * (那/ 一头)姑娘柔顺的秀发

b. 家乡清澈的小河

家乡(那/ 一条)清澈的小河 * (那/ 一条)家乡清澈的小河

c. 春天美丽的阳光

春天(那/ 一缕)美丽的阳光 * (那/ 一缕)春天美丽的阳光

如果 A 语义歧指的话，那么，“N₁+ A+ D+ N₂”就是一个歧义结构，当 A 前指时，就不可以在名形主谓 N₁ 和 A 之间插入“指示代词或数量词”，如(9) a；如果 A 后指 N₂，那么就可以在“A+ N₂”前插入“指示代词或数量词”，如例(9) b。

(9) a. 女儿漂亮的妈妈

* 女儿(那/ 一位)漂亮的妈妈

b. 女儿漂亮的妈妈

女儿(那/ 一位)漂亮的妈妈

3.2 原始语料的事实证明

从所收集的语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指示代词或数量词在定中偏正结构“N₁+ A+ D+ N₂”格式前面的例子，并且这些指示代词或数量词最终指向整个结构的核心 N₂，而不是 N₁，这就是 A 语义前指的例子。如：

(10) a. 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

那色彩鲜艳的形狀别致的铁皮房子

b. 一个鼻子高的女孩

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

c. 一串蒜头大的纽扣

一块拳头大的石头

d. 一个脑袋大的原因

这种冰质较差的条件

还发现了大量 N₁ 与 A 之间(即“A+ D+ N₂”前)存在指示代词或数量词的例句，这时 A 的语义都是后指的，有的 N₁ 是由代词表示，其中 N₁ 与 N₂ 之间属于领属关系(刘丹青 2005)。例如：

- (11) a. 我们那些自私的父母 姑娘那双美丽的眼睛
 b. 天安门那热烈沸腾的生活 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
 c. 二次大战后那短暂的和平 61年前那段悲壮的历史

语义前指的结构可以套叠在语义后指的结构中, 一般情况是限定性成分在定中结构“N₁+ A+ D+ N₂”的前面, 如“台下那个年纪大的人”、“以前那环境优美的时光”。

有关 A 语义歧指的例子虽然罕见, 但还是有的。如:

- (12) a. 女儿漂亮的妈妈 —— 妈妈漂亮的女儿
 b. 计算复杂的数据 —— 数据复杂的计算

4 制约 A 语义前指的语义关系与句法解释

从语义关系上说, 基于词汇意义的 N₁ 与 N₂ 的语义关系对 A 指向 N₁ 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通过对语料库和网络语料的语义分析, 主要发现了四种对 A 语义前指起制约作用的 N₁ 与 N₂ 间的语义关系。分别是属性载体型、构体整体型、同位比喻型和逻辑表述型。

4.1 属性载体型

N₁ 不是 N₂ 的构成部分, 而是 N₂ 的一种属性, A 则是该种属性的属性值。根据名词 N₂ 的主体、事体和物体的语义分类, 它们各自具有自己的属性, 而每种属性又都有一定的属性值, 因此可以分为主体、事体和物体三个次类(赵春利 2006)。

- (13) a. 个子高的姑娘= 很高的姑娘 —— 姑娘的个子很高〔1〕
 b. 性情温顺的动物= 温顺的动物 —— 动物的性情很温顺
 (14) a. 时间漫长的战争= 漫长的战争 —— 战争的时间很漫长
 b. 布置典雅的陈设= 典雅的陈设 —— 陈设的布置很典雅
 (15) a. 面积大的房子= 很大的房子 —— 房子的面积很大
 b. 色彩鲜艳的衣服= 鲜艳的衣服 —— 衣服的色彩很鲜艳

通过上述转换, 可以看出, 当 N₁ 是 N₂ 的典型属性时, 可以推出 A+ D+ N₂ 的结论。比如“体积大的箱子= 大的箱子”、“性格内向的孩子= 内向的孩子”。从认知解释的层面看, 这是事物的属性值与其典型属性域发生了语义融合现象, 即“大”与“箱子”组合时基于认知原型优先凸显了“箱子”的“体积”(袁毓林 1996)。但是这仅仅是属性载体类的一个功能, 其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能则是突出 N₂ 各个非典型属性的属性值, 我们以使用频率高的“高”为例。

- (16) a. 个子很高的姑娘(= 很高的姑娘)
 b. 职务/ 涵养/ 智商/ 学历/ 地位/ 觉悟很高的姑娘(≠ 很高的姑娘)

甚至, “水平很高的姑娘”还可以进一步语义细化。如:

- (17) 学术水平/ 文化水平/ 技术水平/ 智力水平很高的姑娘

由此可以看出, 语义细化是属性载体型的主要作用, 可以以一个典型名词(如“人”)为核心, 组建起一个属性表述网, 其中“属性值”可与人事物不同的属性域组合, 凸显人事物不同的属性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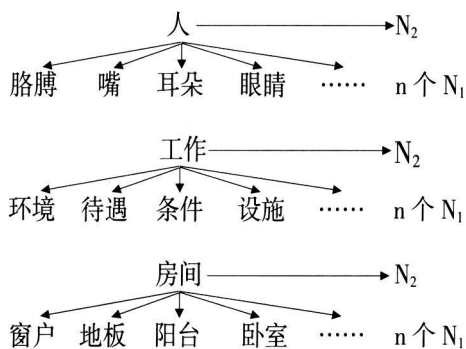
〔1〕 加“很”是因为汉语的性质形容词独立做谓语必须含有对比性, 否则其自身独立做谓语的独立性较差。参见朱德熙(1956)。

4.2 构体整体型

N_1 是构成 N_2 的一个部件, 是构体。而 N_2 是由包括 N_1 在内的部件构成的整体, 我们通过内省和搜索语料库获得了大量属于该语义关系的例句, 大体上可以分为主体、事体和物体三个次类。

- (18) a. 鼻子高的男生 —— 这位鼻子高的男生 —— 男生的鼻子很高
 b. 眼睛明亮的孩子 —— 这个眼睛明亮的孩子 —— 孩子的眼睛很明亮
- (19) a. 报酬优厚的工作 —— 这份报酬优厚的工作 —— 工作的报酬很优厚
 b. 势头凶猛的罢工 —— 这次势头凶猛的罢工 —— 罢工的势头很凶猛
- (20) a. 窗户大的房间 —— 这间窗户大的房间 —— 房间的窗户很大
 b. 街道宽阔的城市 —— 这座街道宽阔的城市 —— 城市的街道很宽阔

从语义角色上说, N_1 与 N_2 之间是构体与整体的关系, 从词汇学的逻辑关系看, 就是上下位的关系。可表示如下:



从认知上说, 作为构体的 N_1 越是构成整体 N_2 不可缺少的, 或者说不可让渡的构件, 那么进入“ $N_1 + A + D + N_2$ ”格式的可接受度就越高, 结构本身也越稳定, 反之, 则越低。比如: “眼睛漂亮的姑娘 > 衣服漂亮的姑娘 > 书包漂亮的姑娘 > 房间漂亮的姑娘”这几个短语其可接受度依次降低, 而其对外在语境的依赖性却依次增强。构件与整体在现实世界构成上的紧密度影响了二者在语言意义上的紧密度, 从而也影响了进入格式的可接受度和合法度。从语料库中的例句来看, N_1 与 N_2 的同现率的高低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如果同现率高, 则说明二者的意义紧密度高以及二者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度高。比如“窗户大的卧室 > 洗手间大的卧室”。这是因为一般来说, 在认知结构和日常经验中, “有窗户的卧室”比“有洗手间的卧室”更具有原型性和普遍性。

一般来说, 从 $N_1 + A + D + N_2$ 推不出 $A + D + N_2$, 也就是说, 从构体的属性值推不出整体的属性值, 窗户大的房子 \neq 大的房子。

4.3 同位比喻型

同位比喻型^[2]是指在“ $N_1 + A + D + N_2$ ”结构中, N_1 与 N_2 在各自的词汇意义上属于互不包涵的

[2] 在形体、色彩、感知这两类中, 部分“ $N_1 + A$ ”结构除了短语以外, 也可以是词语, 比如“笔直、火红、银白、冰冷、雪亮”等。本文没有在此做出区分, 目的是想说明汉语的词语与短语之间在语义结构关系上具有一致性。本文主要是想说明内在的语义关系, 既无意于混淆短语和词语, 也无意于对短语和词语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研究辨析, 其实, 朱德熙 (1956) 就曾根据功能上的共通性而把“很好、挺好、那么长”等词组与“鲜红、冰凉”等词归为一类进行研究。在此我们不想为自己辩解, 而是想说, 由于研究目的、方法、问题的不同, 应该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淡化”某些区分, 况且有些短语和词的区分很难得到证明, 只能根据内省语感和使用频率。

同位关系(孟建安 1997, 维瑞隆 1986, 郭锐 2002: 213, 董晓敏 2005)。比如:“芝麻大的房间”,“芝麻”和“房间”之间在语义上不存在谁包涵谁、谁约束谁的问题,因此可称之为“同位”,那么,为什么说是“比喻型”呢?原因是这种结构中的A语义除了指向N₁的以外,还有两个特点:一是A前不能被程度副词“很、非常、十分”等修饰;二是可以用比喻词语“像N₁一样/那样/那么A的N₂”,这说明N₁与N₂之间是比喻关系。如:

- (21) 芝麻大的房间 ——* 芝麻(很、十分、非常)大的房间
——(像)芝麻(那么、那样)大的房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同位比喻型是通过N₁+A的喻指将N₁和N₂连接起来,二者属于非包涵的同位关系。通过语料事实的分析,我们主要得出四个次类:以形喻形类、以色喻色类、以感喻感类、以体喻值类。

4.3.1 以形喻形类

形之体:黄豆大的泪珠、鸡蛋大的石子、拳头大的石头、豌豆大的烟末、蚕豆大的胚胎。

形之面:碗口大的窟窿、铜钱大的皮肤、碗大的公章、巴掌大的花、圆桌面大的大鼓、指甲大的小叶。

形之粗:碗口粗的树枝、脸盆粗的大树、手臂粗的小树、胳膊粗的电缆、腕子粗的大扁担、小指粗的钢筋、拇指粗的尼龙绳、水桶粗的水柱、筷子粗的插销、茶碗口粗的木棒。

形之线^[3]:板直的腰儿、笔直的马路。

形之宽厚:刀背宽的缝口、巴掌厚的褥子。

其特点是具有同位关系的N₁与N₂都是具体可感的事物,二者享有共同的属性(面、体、粗),即N₁∩N₂=属性,N₁具有明显的[+形体]特征。

4.3.2 以色喻色类

黑类:油黑的鼻子、皂黑的犂车、焦黑的草地、煤黑的土地、墨黑的山峦。

白类:乳白的轻纱、奶白的洋槐花、鱼肚白的光、粉白的蔷薇花、银白的云朵、牙白的幔帐、雪白的纸。

红类:桔红的火焰、桃红的烟雾、血红的眼睛、火红的云霞、玫瑰红的大理石、铁锈红的西服。

黄类:金黄的花瓣、鹅黄的绸衫、杏黄的郁金香、桔黄的花、米黄的绸裙。

绿类:草绿的书包、橄榄绿的柳树、葱绿的胸兜、葱心绿的筋脉、湖绿的咔叽布。

蓝类:海蓝的绸大褂儿、湖蓝的天、天蓝的褂子。

紫类:玫瑰紫的长袍。

其特点是N₁与N₂都具有共同的颜色属性,N₁的[+色彩]特征非常典型。

4.3.3 以感喻感类

硬度类:绵软的手、铁硬的壳子、钢硬的拳头、冰硬的大地。

温度类:冰冷的沙地、火热的钢弹。

亮度类:银亮的水果刀、晶亮的露水、油亮的头发、雪亮的灯光。

N₁具有明显的[+质感、+温度、+亮度]特征。

4.3.4 以体喻值类

[3] 在N₁与N₂以[直、宽、厚]为公约属性的比喻中,我们发现用来做喻体的N₁是极其贫乏的,如果把“笔直”作为词去除的话,每类只有“板、刀背、巴掌”各一个喻体,喻体的匮乏至少与两个问题有关:一是[直、宽、厚]属于非典型公约属性值,在人的生活中使用频率很低;二是[直、宽、厚]不适合做事物间的公约属性值,人们不用“比喻”而直接用“度量”手段来说明N₂的属性值大小,如“一(寸/尺、丈/米)宽的N₂”、“一(寸/尺/米/块砖)厚的N₂”。

喻轻类: 米大的事、芝麻大的成绩、屁大的事。

喻重类: 天大的事/ 困难/ 本事/ 笑话/ 误会。

以体喻值类与前三类的最大区别是: 前三类中 N_1 与 N_2 之间在属性值 A 上存在着公约数, 即都是有形色感的具体事物, 而第四类的 N_1 和 N_2 之间在属性值 A 上不存在共性, 只是通过有界或无界事物 N_1 的体积大小来比喻抽象事物 N_2 的轻重值。从语料出现频率看, 一般用来喻指“事件”的轻重值、难度值。

4.3.5 形色感比喻型的相关问题

首先是形体两种属性值(大/高)的对立。

我们发现, 作为喻体的事物 N_1 , 可以分为自然物和人工物两类, 前者如“雪、火、象牙、鸡蛋、手臂、头发、豆子”等; 后者如“碗、铁、筷子、圆桌”等。一般来说, 日常接触频率高或者其形、体、色、感的性质非常稳定、突出的事物容易成为喻体事物, 如“雪、草、筷子、豆子、胳膊、大腿、桔子、象牙”等。

有意思的是, 在以形喻形中, N_1 与 N_2 间的公约属性都集中在面积、体积、粗度、宽度四种静态的空间属性上, 而常见的像高矮、深浅等属性却没有借用比喻方式, 一般采用“数/动+ N_1 + 高/深+ D+ N_2 ”的“度量”方式。这时, 作为限定成分的数词和动词都不可以省略。例如:

- (22) a. 一人高的墙头 ——* 人高的墙头
 b. 一房高的草垛 ——* 房高的草垛
 c. 没膝深的积雪 ——* 膝深的积雪
 d. 齐胸深的污水 ——* 胸深的污水

下面以“一人高的树”和“一尺高的树”为例, 对“数+ N_1 + 高/深+ D+ N_2 ”和“数+ 量+ 高/深+ D+ N_2 ”两种类型的结构进行对比:

- | | |
|----------------------------------|------------------------|
| (23) [数+ N_1 + 高/深+ D+ N_2] | [数+ 量+ 高/深+ D+ N_2] |
| a. 一人高的树 | 一尺高的树 |
| b. 一人多高的树 | 一尺多高的树 |
| c. 一棵一人高的树 | 一棵一尺高的树 |
| d. * 人高的树 | * 尺高的树 |
| e. * 像人那么高的树 | * 像尺那么高的树 |
| f. * 一棵人高的树 | * 一棵尺高的树 |

通过对比就可以看到名词“人”与量词“尺”的句法功能是一致的, 这说明名词“人”已经量词化。具有“高/深”属性值的 N_2 必须借助前加“数+ N_1 ”或“数+ 量”的这种度量方式得以说明。

我们再以“碗大的花”和“一人高的树”为例比较一下儿“比喻方式(N_1 + A + D+ N_2)”和“度量方式(数+ N_1 + A + D+ N_2)”的差异:

- | | |
|--------------|-----------|
| (24) [比喻方式] | [度量方式] |
| a. 碗大的花 | * 人高的树 |
| b. 像碗那么大的花 | * 像人那么高的树 |
| c. 一朵碗大的花 | * 一棵人高的树 |
| d. * 一碗大的花 | 一人高的树 |
| e. * 一碗多大的花 | 一人多高的树 |
| f. * 一朵一碗大的花 | 一棵一人高的树 |

由此可以看出,比喻方式与度量方式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句法结构,而度量方式可用于各种属性值,像“体积、面积、粗度、宽厚”等也可以使用。比如“两立方米大的溃穴、六平方米大的房子、一米粗的巨木、十米宽的绿化带、四指厚的木板”。但是,典型而能产的比喻方式主要集中在体积、面积、粗度〔4〕上,罕见于“直度、宽度、厚度”上,不能用于“高度、深度”上。在比喻方式的运用上,呈现一种以“体面”和“高深”为两极,以“直宽厚”为模糊带的格局。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体积、面积”属于拓扑学意义上的比较严格的封闭形体,面积和体积的大小、圆柱形物体横断面的粗细都呈现为一个封闭完整的形状,属于离散的有界体,所以可以作为喻体的物体就特别多,像“碗、斗、鸡蛋、蒜头、拳头、豆子、胳膊、酒杯、手指盖”等;而像“直、宽、厚”类就比较罕见。但对于“高度、深度”来说,它们本身不是事物固有的属性,而是根据某种标准度量而附带的性质。严格地说,它们并非形状,像“高矮、深浅”自身并不构成一个封闭的形体,而是度量形状的上下二维的相对差,因此它是开放的、相对的。一般需要一个数量单位给予限定。“一人高的墙、没膝高的草”中的“一人、没膝”是对事物高度阈域的限定性度量而非比喻。

其次是比喻方式中属性值“大/小、粗/细”的不对称现象。

进入形体比喻类的形容词“大/小、粗/细”是不对称的,在 CCL 语料库例句中,没有发现“小、细”的例子,都是“大、粗”的例子。

- (25) a. 杏核大的石子 ——* 杏核小的石子
b. 筷子粗的插销 ——* 筷子细的插销

但是,如果在“小、细”前加上“那么、那样”等就合法了,如“杏核那么小的石子、筷子那么细的插销”。我们认为,“(像)+ N₁+ 那么/那样+ A+ D+ N₂”是一个内部语义关系复杂的结构,作为比喻方式的“N₁+ A+ D+ N₂”可转换成“(像)+ N₁+ 那么/那样+ A+ D+ N₂”的表述方式,但不能逆推。例如:

- (26) a. 像凳子那么矮的桌子 ——* 凳子矮的桌子
b. 山一样重的压力 ——* 山重的压力〔5〕

再次是 N₁ 音节对“大/大小、粗/粗细”进入格式能力的影响。

如果 N₁ 为单音节的名词,那么“N₁+ A”的组合结构就比较紧密,比如“斗大的字、豆大的泪滴”。如果 N₁ 为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那么,“大、粗”就可以分别为“大小、粗细”替换,而语义不变。

- (27) a. 拳头大的钱袋= 拳头大小的钱袋
b. 蚕豆大的瘤子= 蚕豆大小的瘤子
c. 头发粗的纤维= 头发粗细的纤维
d. 茶杯口粗的枝丫= 茶杯口粗细的枝丫

4.4 逻辑表述型

在 A 语义前指时,通过能否把“N₁+ A+ D+ N₂”转换为“N₂+ D+ N₁+ 很+ A”的对比,可看出逻

〔4〕从本质上说,“粗度”其实就是一种圆形事物的横截面的面积,因此可归入“面积”类。

〔5〕究竟哪些“(像)+ N₁+ 那么/那样+ A+ D+ N₂”结构可以转化成比喻方式“N₁+ A+ D+ N₂”? 问题比较复杂,比如:芝麻粒那么大的亮点——芝麻粒大的亮点、像草席那么大的美元——? 草席大的美元。导弹那么大的镜头——? 导弹大的镜头。邵敬敏教授认为前者是比较,后者是比喻,能进入“N₁+ A+ D+ N₂”格式的比喻可以转换为比较,但是比较未必能转换为比喻,究竟内在原因是什么,由于问题涉及因素较多,且不影响本文的结论,我们打算另文研究这个问题。

辑表述型的特点。如:

- (28) a. 面积大的房子 —— 房子的面积很大
- b. 性格内向的青年 —— 青年的性格很内向
- (29) a. 面积大的时候 —— * 时候的面积很大
- b. 性格内向的结果 —— * 结果的性格很内向
- (30) a. 窗户大的房间 —— 房间的窗户很大
- b. 经济繁荣的国家 —— 国家的经济很繁荣
- (31) a. 窗户大的原因 —— * 原因窗户很大
- b. 经济繁荣的程度 —— * 程度的经济很繁荣

同样的格式,为什么例(29)、(31)不可以转换,而例(28)、(30)则可以转换呢?原因就在于例(28)、(30)中, N_1 是 N_2 的属体或构体, N_2 是 N_1 的载体或整体,而例(29)、(31)中的 N_1 与 N_2 不存在语义上的属体载体或构体整体关系,作为核心成分的 N_2 是“ $N_1 + A$ ”的逻辑核心,即从 N_2 作为“ $N_1 + A$ ”的原因、条件、结果、产物、程度、特征、价值等逻辑陈述角度而非内容指称角度来陈述“ $N_1 + A$ ”。当 N_2 为逻辑名词时,“ $N_1 + A + D + N_2$ ”表示的意义是 N_2 对“ $N_1 + A$ ”的逻辑属性进行表述,因此,我们称之为逻辑表述型。

这一逻辑表述性在简单的形名组合(AN)中也是常见的。比如“漂亮的原因”,其中“漂亮”不是修饰“原因”,“原因”既然没有“漂亮”属性值,当然就不是属性值“漂亮”的指称对象,而是把“漂亮”作为一个陈述对象放置在以因果逻辑术语“原因”为句法核心的逻辑框架中,因此,属于元语言(逻辑术语)对对象语言(指称的人事物等)的陈述。常见的逻辑术语如“原因、缘故、条件、结果、后果、产物、程度、特征、阶段、前提、证据、方面、地方、时候”以及部分时空词语等。

4.5 A 语义前指时的句法解释

从句法上来分析“ $N_1 + A + D + N_2$ ”,就会发现该格式的四种类型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四种类型的共同特征是:当 A 语义前指 N_1 时都可以看作是“ $N_1 + A$ ”组成的小句作 N_2 的定语,即“ $[N_1 + A] + D + N_2$ ”,但进一步分析深层结构就会发现以下不同。

属性载体型的句法形式是“ $N_2 + [Prep + N_1] + A$ ”, N_1 是隐含 Prep(介词)“在……上/方面”的状语。比如“性格倔强的姑娘=姑娘在性格上很倔强”。构体整体型的句法则是“ $N_2 + D + N_1 + A$ ”,比如“后备箱大的汽车=汽车的后备箱很大”,但不能像属性载体型一样说“*汽车在后备箱上很大”。同位比喻型的句法也是 N_1 作状语的“ $N_2 + [Prep + N_1] + A$ ”,但其中的 Prep 不是“在……上/方面”,而是“像……一样”。比如“鸡蛋大的宝石=宝石像鸡蛋一样大”,但不可以像构体整体型那样转化为“*宝石的鸡蛋很大”。而逻辑表述型的句法属于元语言 N_2 表述对象语言“ $N_1 + A$ ”,它不能进行任何句式变换。如下表:

语义前指的类型	$N_2 + D + N_1 + A$	$N_2 + [Prep + N_1] + A$	Prep(介词)
属性载体型	●	●	在……上/方面
构体整体型	●	○	
同位比喻型	○	●	像……一样
逻辑表述型	○	○	

表1 四种语义类型句式变换对比(“●”表可以,“○”表不可以)

总之,从 N₁ 与 N₂ 的语义关系看,属载体型属于属性载体关系,构体整体型属于上下位构体关系,同位比喻型是同位非包涵关系〔6〕,逻辑表述型则属于对象表述关系。如下表:

A 语义前指的类型	N ₁ 与 N ₂ 的语义关系	N ₁ 与 N ₂ 语义场关系
属性载体型	N ₁ 属性与 N ₂ 载体	属性与载体
构体整体型	N ₁ 构体与 N ₂ 整体	上下位构体
同位比喻型	N ₁ 喻体与 N ₂ 本体	非包涵同位
逻辑表述型	N ₁ 事物与 N ₂ 逻辑	对象与表述

表2 N₁ 与 N₂ 语义关系语义场对比

如果以“很”字作为鉴定词放在 A 前的话,可以发现,同位比喻型有习语化倾向。如:

- (32) a. 属性载体型: 面积大的房间——面积(很)大的房间
 b. 部分整体型: 窗户大的房间——窗户(很)大的房间
 c. 同位比喻型: 芝麻大的房间——* 芝麻(很)大的房间
 d. 逻辑表述型: 窗户大的原因——窗户(很)大的原因

5 制约 A 语义后指的语义关系机制和语义特征

根据语料库的例句,可以把制约 A 语义后指的 N₁ 与 N₂ 的语义关系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领事限定型、处所限定型、时间限定型。

5.1 领事限定型

N₁ 是作为领事的主体,具有[+ 述人]的语义特征,而 N₂ 则是领事主体的构体、属体和物体。如:

- (33) a. 姑娘柔顺的秀发——姑娘的秀发很柔顺——秀发柔顺的姑娘
 b. 老师优雅的姿态——老师的姿态很优雅——姿态优雅的老师
 (34) a. 护士开朗的性格——护士的性格很开朗——性格开朗的护士
 b. 队员顽强的作风——队员的作风很顽强——作风顽强的队员
 (35) a. 孩子潮湿的卧室——孩子的卧室很潮湿——* 卧室潮湿的孩子
 b. 父亲宽大的皮鞋——父亲的皮鞋很宽大——* 鞋子宽大的父亲

一般来说,主体所拥有的物体很难成为对主体的特征描述和限定,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外在的。但是主体的构体和属体却可以成为描述或突出主体的分类标志,这主要因为构体和属体属于主体内在的不可让渡的要素。在实际语料中,我们发现的大量例句属于“代词+ 形容词+ 的+ 名词”句法格式。如“他疯狂的样子、咱们最大的弱点、她饱满的嘴唇”等。

5.2 处所限定型

N₁ 为 N₂ 空间上的存在处所,具有[+ 空间]特征,根据能否进行转换,可以分为处所指称类和处所描写类。处所指称类的例子如:

- (36) a. 中国很小的省份——* 中国的省份很小——* 省份小的中国
 b. 欧洲富裕的地方——* 欧洲的地方很富裕——* 地方富裕的欧洲

〔6〕基本上属于同位同类关系,特别是基于形色感的比喻。

c. 全国伟大的学者 ——* 全国的学者很伟大 ——* 学者伟大的全国

d. 希腊著名的人物 ——? 希腊的人物很著名 ——* 人物著名的希腊

该类的意义是指称一个全称处所内的具有某种属性特征的一类事物,比如:“中国很小的省份”的比较项的范围属于“中国国内的省与省的比较”,指称对象是类称性的“很小的省份”。基于此,它推不出“中国的省份很小”这一结论。从比较域看,“中国的省份很小”这句话的比较范围应该是与“其他国家的省份很大”相比而言的,那么,“中国的省份”属于全称性的而非类称性的。

处所描写类的例子如:

(37) a. 家乡清澈的小河 ——家乡的小河很清澈 ——* 小河清澈的家乡

b. 湖畔高大的白杨 ——湖畔的白杨很高大 ——* 白杨高大的湖畔

c. 溪底茂密的水草 ——溪底的水草很茂密 ——* 水草茂密的溪底

d. 脸上严肃的神情 ——脸上的神情很严肃 ——* 神情严肃的脸上

该类主要描写某一处所内具有某一属性特征的所有事物,其深层语义基础不是基于比较的指称,而是基于限定的描写。

5.3 时间限定型

N_1 为 N_2 的时间限定,具有[+时间]特征。如:

(38) a. 春天美丽的阳光 ——春天的阳光很美丽 ——阳光美丽的春天

b. 夏日凉爽的晚风 ——夏日的晚风很凉爽 ——晚风凉爽的夏日

c. 往日安宁的生活 ——往日的的生活很安宁 ——生活安宁的往日

d. 过去伤心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很伤心 ——* 事情伤心的过去

当语义后指时,如果 A 为单音节形容词,那么,常常会有程度副词来修饰,才能进入“ $N_1 + A + D + N_2$ ”格式,因为单音节 A 做 N_2 的定语时,要么不需要后加“的”,直接做定语,如“孩子大眼睛”,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结构;要么通过前加“程度副词”来调节音节韵律,如“* 满园红的玫瑰”,应音节需要而要调整为“满园很红的玫瑰”。

从句法上说,语义后指三种类型的句法层次都表示为: [$N_1 + D + (A + D + N_2)$],如“运动员强健的臂膀= 运动员的强健的臂膀”、“泰国贫穷的农村= 泰国的贫穷的农村”、“春节热闹的场面= 春节的热闹的场面”。但在一些具体的变换形式上还存在着一些差异。

6 制约 A 语义歧指的语义关系和语义特征

在实际语料中,属于 A 语义歧指的例子极少,从发现的几个例子看, N_1 和 N_2 一般是[述人名词]或[抽象名词],其语义关系属于同位的,但在词汇意义上具有互可领属的包涵性交叉关系,所以,“ $N_1 + A + D + N_2$ ”可以转换成“ $N_1 + D + N_2 + 很 + A$ ”或者“ $N_2 + D + N_1 + 很 + A$ ”。例如:

(39) a. 女儿漂亮的妈妈 ——女儿的妈妈很漂亮 ——妈妈的女儿很漂亮

b. 学生优秀的老师 ——学生的老师很优秀 ——老师的学生很优秀

c. 体系复杂的网络 ——体系的网络很复杂 ——网络的体系很复杂

d. 系统完善的结构 ——系统的结构很完善 ——结构的系统很完善

语义歧指除了受 N_1 和 N_2 之间语义关系的制约外,还受到 A 语义指向的制约。比如:

(40) a. 女儿慈祥的妈妈 ——女儿的妈妈很慈祥 ——* 妈妈的女儿很慈祥

b. 女儿淘气的妈妈 ——* 女儿的妈妈很淘气 ——妈妈的女儿很淘气

上例 a 中 A 的语义指向 N₂, 而 b 中 A 的语义指向 N₁, 可见, A 的语义是否歧指受到 N₁ 和 N₂ 间语义关系以及 A 语义特征的双重制约。因此, 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中, A 的歧指会自行消解, 比如“女儿漂亮的妈妈一般也不丑”。“漂亮”就没有歧义, 只指向“女儿”。

7 对“N₁+ A+ D+ N₂”双显双限语义结构的认知解释

7.1 A 语义前指时的双向凸显结构

A 语义前指时, 结构“N₁+ A+ D+ N₂”在认知上说是一种双向凸显结构, 第一层的“N₁+ A”作为主谓结构, 主要凸显 N₁ 的属性值 A。但从整个格式来看, “N₁+ A 中的 N₁”处于一种论元半饱和状态。如“眼睛大的姑娘”, “眼睛”自身作为外论元指向一种人体器官, 基于这种“人体器官”的外论元结构, “眼睛”还承担着“姑娘”的内论元角色, 即每一个正常人都隐含一个“眼睛”角色位置, 所以说, “眼睛”还是“姑娘”的内论元。这样, 第二层的凸显结构就是“(N₁+ A) 的 N₂”, 这里突出的是 N₂ 的“N₁+ A”特征。因此, 所谓双向凸显是说前向凸显 N₁ 的 A, 后向凸显 N₂ 的“N₁+ A”, 即凸显“眼睛”的“大”和“姑娘”的“眼睛大”。

由于前向凸显属于内层, 那么 A 对 N₁ 的描写是直接的, 但是这种“N₁+ A”的结构可处于不同的语义关系中, 我们将其分成四种关系结构: 一是属体关系, 如“颜色鲜艳的衣服”, 前显属性“颜色”的“鲜艳”, 后显载体“衣服”的属性特征“颜色鲜艳”; 二是构体关系, 如“皮肤黑的孩子”, 前显“皮肤”之“黑”, 后显整体“孩子”的构件特征“皮肤黑”; 三是喻体关系, 如“鸡蛋大的石头”, 前显“鸡蛋”之“大”, 后显本体“石头”的喻体特征“鸡蛋大”; 四是逻辑关系, 比如“天气热的原因”, 前显“天气”之“热”, 后显追溯被陈述对象“天气热”的“原因”。其实, 在不同的关系中, “N₁+ A”的非饱和程度值并不是匀质的, 按照 N₂ 对 N₁ 的强制性程度从强到弱可排列为: 属体关系> 构体关系> 喻体关系> 逻辑关系。

7.2 A 语义后指时的双层限定结构

A 语义后指时, “N₁+ A+ D+ N₂”的结构在认知上具有双层限制结构, 第一层是“A+ D+ N₂”作为定中结构, 主要限制 N₂ 的属性值。从整个格式看, “A+ D+ N₂”也处于论元半饱和状态中, 如: “姑娘漂亮的眼睛”, “眼睛”先作为外论元指向一种人体器官, 基于这一外论元关系, “眼睛”还承担着“姑娘”的内论元角色。这样, 作为内论元的“眼睛”在第二层([N₁+ [A 的 N₂]]) 中还要受到“姑娘”的范围限定。

这样, 后向限定可以分为内层和外层双层限定, 内层限定中 A 对 N₂ 的限定是直接的, 而外层限定是指 N₁ 根据 N₁ 与 N₂ 的语义关联对“A+ D+ N₂”进行限定。可分为三种: 一是领事限定, 如“姑娘漂亮的眼睛”, 在内层上, “漂亮”从相貌上对“眼睛”进行限定, 在外层上, “姑娘”从领事上对“漂亮的眼睛”的所属进行限定; 二是处所限定, 如“窗外寒冷的空气”, “寒冷”在内层从温度上直接限定“空气”, “窗外”则从处所上限定“寒冷空气”的存在空间; 三是时间限定, 如“往日悲伤的故事”, “悲伤”在内层从人的心理感受上限定“故事”, 然后, “往日”从时间上限定“悲伤的故事”的发生时间。同样, N₁ 对“A+ D+ N₂”的限定强度不同, 从强到弱, 一般是: 领事限定> 处所限定> 时间限定。

总之, 无论是双显结构, 还是双限结构, 基于认知的 N₁ 与 N₂ 之间的语义关联强度对格式的形成及其转换起着决定作用。

参考文献

- 董晓敏 2005 “名词+ 形容词”估量短语,《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76-81页。
郭锐 2002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峻峡 1990 间接修饰语试探,《河北大学学报》第1期,109-116页。
刘丹青 2005 汉语关系从句标记类型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3-15页。
孟建安 1997 小议“N₁A的N₂”格式,《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期,59-61页。
维瑞隆 1986 语境和形容词的有无标志单位,《汉语学习》第5期,第5-12页。
杨公瑾 1998 关于“N+ A+ 的+ N”式偏正结构之中心语省略条件的讨论,《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90-92页。
袁毓林 1996 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61-67页。
朱德熙 1956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1-10页。

作者简介

赵春利,男,1972年生,山东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汉语语法和汉语教学。

石定栩,男,1949年生,湖南人。美国南加州大学语言学系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句法理论。

Class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N₁ + A+ D+ N₂" in Chinese

Zhao Chunli Shi Dingxu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Kowloon Hong Kong*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defines the object "N₁+ A+ D+ N₂" and puts forward three kinds of semantic orientations of A (adjective) which can be validated by inserting demonstrative pronouns and quantifiers. Secondly, the different types of this format will be discussed according to semantic relations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between N₁ and N₂. When A orients to N₁, there are property-carrier, part-whole, comparant-compared and object-logic between N₁ and N₂. When A orients to N₂, there are genitive-restrict, place-restrict, time-restrict between N₁ and N₂. When A orients to N₁ and N₂ semantically, there is cross-relation between N₁ and N₂. Finally, the rules of A's semantic orientations will be explained by bi-directional highlight and double-layer restriction from cognitive point of view.

Keywords semantic orientation semantic relation highlight restriction part-whole property-carrier comparant-compared semantic ambiguity